

在自己的树下

【日】大江健三郎

你是自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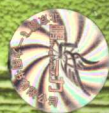
即便成了大人，

也像这棵树一样，

像你现在这样，

站得笔直地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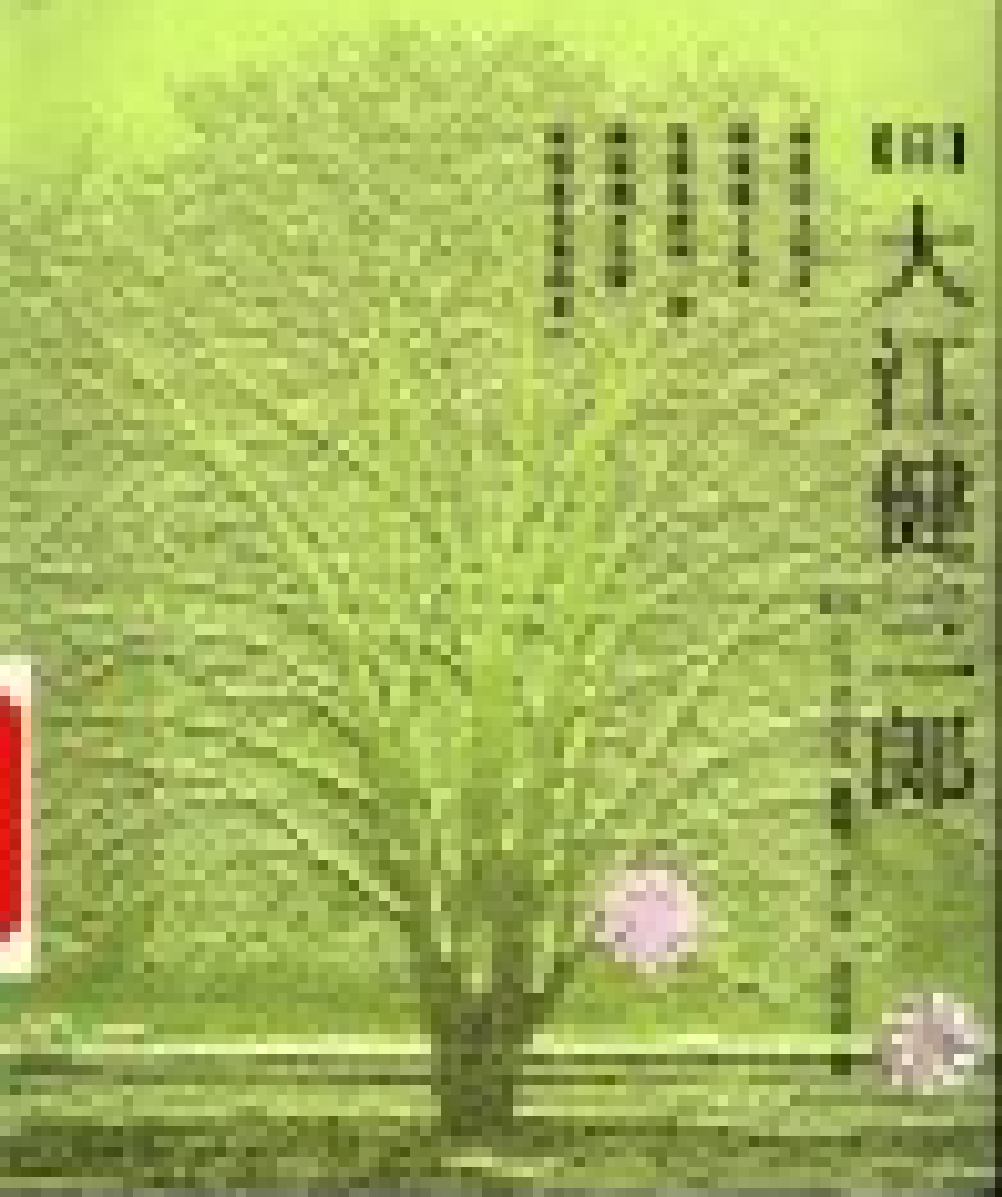
【日】大江由佳里 插图 秦岚 刘晓峰 译



在自己的树下

大江健三郎

|||



“暖人文”散文系列

在自己的树下

【日】

大江健三郎 · 著

秦岚
刘晓峰
译



SBS 56/03

南海出版公司

2004 · 海口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3-1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自己的树下 / (日) 大江健三郎著; 秦岚, 刘晓峰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4.1

ISBN 7-5442-2700-6

I. 在... II. ①大... ②秦... ③刘...

III. ①个人—青少年读物②人生观—青少年读物

IV. B825—49 ② B821—49

“JIBUN NO KI” NO SHITA DE by OE Kenzaburo, OE Yukari

Copyright (c) 2001 OE Kenzaburo, OE Yukar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6672号

ZAI ZIJI DE SHU XIA

在 自 己 的 树 下

作 者 (日) 大江健三郎

插 图 (日) 大江由佳里

译 者 秦 岚 刘晓峰

主 编 许金龙

策 划 杨 雯

责任编辑 汪冬梅

装帧设计 姚 荣 许 菲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700-6

定 价 2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导 读

温暖的大江健三郎

许金龙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个婴儿在日本的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就是在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推出的系列随笔集“温暖人文”（全三卷，《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里正对我们娓娓道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当然，与我们亲切交谈的这位作家，此时的身份与其说是文学大师，毋宁说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与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和所有热爱我们的人并无二致的一位普通朋友。因为，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欢乐和苦恼；他在大学期间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思索和追求；他走上社会后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成功和挫折；当然，在他年岁更大一些后，也就是成立家庭后，也和我们的家长一样，需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孩子抚养问题和教育问题等等。当然，对于大江先生来说，情况可能更特殊一些——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就因为头盖骨缺损而导致脑组织外溢，在父母的爱心和医院的抢救下虽然存活了下来，却留下了永远的后遗症——智力障碍。

“根据 Light 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大江先生和他的妻子为这孩子起了一个寄托了美好意愿和良好祝福的名字——光，希望光能够在漫长的人生中幸福地生活。对于大江先生和他的家庭来说，如何与这个孩子共生共存便成了

需要积极面对的最大课题。同时，有关这个课题的思索和感悟也成为大江先生在文学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频频出现在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1964）和《万延元年的橄榄球赛》（1967）——该作品此前亦被译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到最近刚刚发表的系列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和《二百年的孩子》（2003）之中，使得作者的“文学观也随之发生积极意义上的转变”，从对智障孩子的关爱升华到对二十世纪人类三大悲剧（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关注，乃至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这种关注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期盼象征着纯洁无垢和美好未来的新人——你们的出现！因为，你们与过去相连接，更通往美好的未来。

对于渐入老境的大江先生来说，这种期盼最近越来越强烈，除了在大量的小说作品中不断引入孩子这一具有明显象征性的概念外，他还第一次以平实易懂的口语文体，专门为你们——纯洁与美好未来的象征——写下了《在自己的树下》（2001）这部自传性很强的随笔集，分别以逃学、生存，还有自杀、语言、反战以及学习方法等作为不同主题，与所有具有相同或相似苦恼的孩子进行平等和真诚的交流。

大江祖母给他讲的故事中，有一个叫“自己的树”，山谷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人的灵魂从“自己的树”的根中出来钻到刚降生的孩子里，而人死了灵魂又返回树根里。聪明的灵魂会记住自己是从哪棵树来的……但可以说……如果进了林子，无意中站到“自己的树”下，年

长的自己会和年幼的自己相遇……如果年幼的自己问“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年长的该何言以对？你像树一样笔直地向上生长了吗？

小时候的大江，曾问爸爸一个问题：树为什么能笔直地向上长？植物学上在森林中争取有限的阳光的答案，大江什么时候和怎样得知已经不重要了，而这个问题本身的象征寓意，无意中成了大江理解人生和锻造人格成长的主臬。

《康复的家庭》(1995) 和其姐妹篇《宽松的纽带》(1996) 是大江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长篇随笔集，作家用同样朴素的口语文体叙述了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成员间的温情。透过这些与他的小说语言和文体截然不同的描述，我们可以随着作家一同体验面对智障儿子光的苦恼，发现光的音乐天赋时的喜悦，进而从家庭内部和作家心灵深处来观看外部世界，观看大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观看形成大江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江健三郎“温暖人文”散文系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中所有的插图均为大江夫人由佳里所作。这些彩色画作与大江的文字共同构成了一个绮丽的世界，吸引我们进入其中的美丽世界。透过这些充满挚爱之情的文字和画面，我们将为共生共存的这一家人而感动，而赞叹。

目录

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1
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13
森林里和海豹生活的孩子	24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34
抄写文章的童年	45
孩子的作战方式	56
新加坡的橡皮球	66
在某所中学讲课	76
我的学习方法	86
人被冲走的那天	97
蛋九郎的脑袋炸弹	108
树上的读书小屋	118
抵抗流言的力量	129
孩子的百年	139
孩子永远可以重新开始	148
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	158



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历程中，我曾两次思考过这个问题。重要的问题即使折磨人，也只能认真去思考，并且这种思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但曾经拿出时间对它认真加以思考本身，会在你将来想起它的时候，懂得它的意义。

我两次思考这个问题，十分幸运的是最终都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认为那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无数问题里，寻找到的最好的答案。

最初，我没怎么考虑过孩子为什么必须上学的问题，反倒很怀疑，孩子是否一定要上学。当时我十岁，是在秋天。那年夏天，我的祖国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日本是和美国、英国、荷兰、中国等国的军队作战。原子弹第一次投向人类居住的城市，也是这次战争中的事。

战败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之前，我们孩子，还有大人，接受的一直是相信我们国家最强大最有力量的教育，说日本天皇是一个“神”。然而战后我们明白了，其实天皇也是人。

敌国中的美国，是我们最害怕、最憎恨的国家。可是现在，又是这个国家成为我们要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起来所最为依赖的国家。

我觉得，这样的转变是对的。因为连我也明白了，比起“神”主宰的社会，还是人们享受平等的权利、共同参与其中的民主主义更好。我深深地感到，不用以对方是“敌人”为理由，去别的国家杀人、同时也被人家所杀，不用去当兵，这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可是战争刚结束一个月，我就不愿去学校上学了。

因为直到仲夏，一直说“天皇是‘神’，要向天皇的照



片顶礼膜拜”、“美国人是恶魔、野兽”的老师，竟十分自然地开始说起与之完全相反的话来，并且也没有对我们做一些诸如这以前的思考方法、教育方法是错误的，需要反省之类的交代。他们教我们说“天皇是人”，“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是那样的自然而然。

进驻的美国兵乘坐着几辆吉普车开入林木密布的山间小村落。那天，就在我们出生成长的地方，学生们摇着自制的星条旗用英语高呼“Hello!”，站在道路的两旁，夹道欢迎了他们。我呢，从学校跑出来，跑到森林中去了。

从高处俯视山谷，小模型一样的吉普车沿着河边的道路开进了村庄，如同豆粒大小的孩子们的脸虽然看不清楚，可是，他们的“Hello!”的喊声却是听得真切。我流了眼泪。



从第二天早晨起，一去学校，我马上就从后门出去直奔林子，一直到傍晚，都是我一个人在那里度过。我把大本的植物图鉴带到林子里，在图鉴中寻找着林子里的每一棵树的名字和特性，并把它们一一地记在了心里。

我们家做着与林木管理有关的工作，我记下树木的名

字和特性，应该是对将来的生活有益的。林子里树木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这么多的树都有各自的名字和各自的特性，我觉得十分有趣，简直着了迷。现在我所知道的树木的拉丁名字，基本上是那时候在林子里记住的。

我不打算去上学了。在森林里一个人对照植物图鉴记树木的名字、了解它们的特性，将来就可以靠这些知识生活了。再说，我很清楚，从心里喜欢树、对树有兴趣、能和我一起谈论它们的人，无论老师还是同学，一个人也不会有。那么，我为什么还一定要去学校，学习一些和将来的生活没什么相干的东西呢？

秋季的一个大雨天，我照常进了林子。雨越下越大，林子中到处流淌着从前没有的水流，连道路也坍塌了。天黑了，我也没能够走出林子回到山谷，并且还发起烧来了。第二天，是村里的消防队员在一棵大的七叶树的树洞里发现了昏迷的我，把我救了出去。

回到家以后，烧并没有退，从邻村来为我看病的医生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也没有可治的药了。”——这话仿佛是在我梦中说的一样，我都听到了。医生放下我走了，可是妈妈，只有妈妈，对我没有丧失信心，一直看护我。有一天深夜，我虽然还发着烧，虚弱得很，但是却从长时间的高热的昏梦中睁开了眼睛，并且感到头脑十分地清醒。

我躺在榻榻米上的被中，它直接展开在铺满稻草席子

的地板上,现在即使在农村也不这样直接盖被子了,但当时这是日本人的普遍做法。妈妈坐在枕头旁边盯着我看。妈妈已经几夜没有合眼了。我醒了以后和妈妈的对话用的是方言,但是我希望年轻人也能读这书,所以,在此就把方言换成普通话写出来。

“妈妈,我会死吧?”

“你不会死的。妈妈在这样为你祈祷。”

“医生不是说这孩子没救了,会死的吗?我都听见了。我想我会死的。”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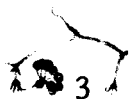
“你就是死了,我也会再生你一次,所以,你不要担心。”

“可是,那个孩子和将要死去的我不会是同一个人啊?”

“不,是一个人呐。”妈妈又说:

“我会把你从生下来以后到现在所看到的、听到的事情,读的东西,做过的事情全部讲给新生下来的你听,而且把你现在会说的话也都教给新生下来的你。这样,两个孩子就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孩子了。”

妈妈的话我好像没有完全明白,但是心里却宁静下来,安安稳稳地睡着了。从第二天起我开始康复了,尽管恢复的速度十分缓慢。到了初冬,我自己开始想上学了。



不论是在教室里上课还是在运动场打战争结束后开始流行的棒球,我经常会有一个人发呆想事情的时候。现在活在这里的我,是不是发了高烧死去后又被妈妈再一次生出来的孩子呢?我现在的记忆是不是由妈妈讲给那个死去的孩子所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东西和他经历的一切事情形成的呢?并且,是不是我继续使用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语言在想事情、在说话呢?

我还经常想,教室里、运动场上的孩子们是不是都是没有长大就死去,之后又被重新生出来,按着听到的死去的孩子们的所见所闻、按着他们的样子代替他们活着的呢?而且我还有证据,那就是我们在使用同样的语言说话。

并且,我们是为了让这种语言完全成为自己的东西才来到学校学习的。不仅仅是语文,就连自然科学、算术甚至体操方面的用语也都是这一继承所必需的。如果只是一个人钻到林子里,拿着植物图鉴和眼前的树木去对照,那么就不能代替死去的那个孩子,只能和他一样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新的孩子。所以,我们才都来到学校,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

以上我说的这些话,大家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

长成大人的我，今天回忆起那时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对那年初冬我能逃脱病魔，并且还带着宁静而喜悦的心情去上学，以及那时候对于所有一切的理解，却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然而，我还是带着会被今天的孩子，今天的完全没有过死亡阴影的新生的孩子们理解的期望，讲述了我此前从来没有写过的事。



现在我又想起了一件我成人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的长子是一个叫做光的男孩子。他出生的时候头部异常，后脑勺上有一个看上去和脑袋差不多大小的包。医生把它切了下去，并且尽可能使大脑不受影响地缝合了伤口。

光很快长大了，只是到了四五岁上还不会说话。相反呢，他对声音的高低、音色的厚薄特别敏感。比起人的语言，他首先记住的是许许多多鸟儿的歌声，而且，他一听到某种鸟儿的歌声，也就能说出这只鸟儿的名字来。鸟儿的名字，是他从一张鸟叫声的唱片上学来的。这是光说话的

